

在「運命之國中」 總裁論諸葛亮范仲淹張居正曾國藩

在我們中國，當民族盛衰絕續之交，必有少數的政治家和學者興起，來擔當這旋乾轉坤，改造風氣的責任。

東漢之末，豪家大族兼併土地，貧戶細民流離失所，思想則趨於老佛，文學則崇尚浮華。黃巾之亂既起，中原殘破，羣雄分立，蜀地獨得偏安，其風俗的奢侈，勢豪的跋扈，更甚於東漢時期。諸葛武侯輔佐兩朝，十二年間，在軍事上以攻爲守，在政治上以猛濟寬，以討賊雪恥，激厲國民的志氣，以循名責實，糾正浮華浪漫的風俗，故能以巴蜀一隅，抗曹魏中原全盛之局。後世的俗儒，以武侯推行法治而加以譏評。殊不知武侯爲人，淡泊寧靜，大公至誠，品格之高遠，決不是俗儒所能企及。

唐末五代，割據紛爭達二百餘年。趙宋雖收藩鎮的兵權，開統一的局面，然而思想則流於佛道，文學則限於排偶，科舉則局於注疏，政事則操於胥吏，經濟則土地兼併，軍事則內重外輕，以至於外患侵陵，內亂頻發。范仲淹首著四論，以糾正頹廢的思想，繼上十事之奏，興學校以養經濟之才，改科舉以取經濟之士。當時文學則歐陽修蘇軾之流，經學則胡瑗孫復之輩，人才輩出，蔚成風氣。張（載）程（頤、頤）的理學，王荊公的新法，亦踵起而代興。

在明朝末葉，朝廷受制於宦官，社會相習於浮華。朱（熹）學既不勝其煩瑣，王（守仁）學亦漸趨於玄虛。張居正秉政十四年，以「實學實用」指導思想，以「循名責實」整飭吏治，以「返本復始」挽救民風。其信心之強，志趣之篤，力行之勇，不計個人的成敗，不顧一時的毀譽，比之於諸葛武侯與范仲淹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滿清道咸年間，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之流，亦以轉移風氣爲己任。曾文正行法主剛，而用人則重血性，尙器識。其於學術思想，則兼取宋學與漢學而歸本於至誠；其立身行事，則本於「慎獨、主敬、求仁、習勞」的精神。故湘軍淮勇的成功，當然不是偶然的。

諸葛亮之嘉言懿行

王健民

諸葛武侯的嘉言，自西漢一直到現在都是很大的。當劉備居荊州時，徐庶對他說：「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子？」司馬懿也對他說：「此間自有伏龍鳳雛，特人不之知耳。」武侯既事劉備，孫權也懇懇致信，令他的阿瞞諸葛瑾去請他來，瞞回答說：「弟之不來，疆臣之不住也。」武侯六出祁山，司馬懿畏之如虎，不敢出戰，武侯遣中將以辱之，懿竟忍受下去。陰平之役，武侯的大兵令魏延帶去了，剩下一座空城，司馬懿大兵臨於城下，而不敢進攻。武侯去世，蜀軍引退，懿引兵追之，蜀軍還軍作避擊狀，立又又把懿嚇走，開出「死諸葛能走生仲達」的笑話。後來蔣琬當政，有人罵他：「是眼瞶不及前人」，蔣琬也甘願承受。不惜遺臭萬年的桓溫，入蜀時，欲以武侯自擬，被武侯的一個老勁騎兵嘲笑得他啼笑皆非。唐太宗竟至以不得知武侯之人爲臣爲憾。一直到現在，「孔明」這個名字簡直是家喻戶曉。在中國歷史上像武侯這樣有名氣的人恐怕不容易數出一打以上。杜甫詩「諸葛大名垂宇宙」，還決不是誇大之辭。

武侯的實際本領是足以相當他的大名而無愧的。我們試從軍事、政治、才學、操守各方面加以敘述。

武侯的相業，其根本方針是「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後出師表)；其政治總路線是「資內，和吳，伐魏」。隆中對策時他對劉備說：「若跨有荆益，保其險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

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他一生的政治軍事設施，都是本着這個方針和路線去做的。

總說說武侯在軍事上以攻爲守，這是指明當時軍事上客觀的結果，至於武侯的主觀的用意是要收復中原，重興漢業。他生平的軍事行動有三個最重

要的戰役。

第一、赤壁之戰：這一次戰爭，雖然是借孫權之力打敗曹操，但是武侯實爲謀主。他斷定曹操百萬之軍已成強弩之末，打破了孫權「外托討賊之名，內懷猶豫之計」的騎牆態度，使吳軍大敗魏軍於赤壁。這一戰奠定了「鼎足之勢」；這一戰使劉備取得荊州，完成了他隆中對策「跨有荆益」的一個步驟。後來進兵益州，鹿橋漢中，就沒有費很大的氣力。

第二、征南之戰：武侯的「西和諸戎，南撫夷越」政策，關於前者，費事較少，關於後者，極爲艱鉅。這就是膾炙人口的七擒孟獲。我們必須知道：「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絕不是件容易事。

當時川西雲南一帶民族的野蠻，瘴氣的嚴重，以及毒蛇猛獸的猖獗，決不比今日的緬甸西北的蠻形良好。唐人詩還有「聞道雲南有瀘水，柳花落時瘴

煙籠，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的描寫。則漢時的情形當更爲利害。去年我遠征軍自緬甸

退入印度，正值雨季，數月不能生火，蔽天的蒼蠅，如蟻的水蛭就能將人吮血而死，只消過一兩晝夜

，就化爲白骨。由此我們推想武侯的「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是怎樣的艱苦！他克服了艱苦，七擒孟獲而七擒之，總使孟獲誠心誠意的發誓：「南人不復反矣！」武侯的南撫夷越政策才告完成。

第三、六出祁山，這是武侯軍事上的主要工作，然而萬分可惜，他是失敗了！

談到武侯的北伐，總不能不想起他的前後出師表。他的出師表懇摯樸實絕無飾詞，可以看得出他的忠貞，也可以看得出他的精細。他再三叮囑後主「宜」怎麼樣，「不宜」怎麼樣，更可以想見他「今當遠驅，臨表涕泣，不知所云」！是如何慷慨憂慮的情緒！

武侯六出祁山，第一次，馬謖違制，大敗於街亭；第二次圍陳倉，不克；第三次克武都，陰平兩郡；第四次，魏軍來攻，武侯禦之於成國，會天

雨，魏軍引去；第五次，破司馬懿於鹵城，食盡而還；第六次與司馬懿夾渭而軍，實行屯田，爲長久之計，而武侯薨矣！

武侯的北伐，雖然頗有勝利，收復若干郡縣，但是大體說來，都是無功而還。其原因所在，第一、魏據有中原，財力人力遠在蜀國之上；第二、由成都出漢中，交通困難，糧食不足，五出祁山無功

，都是由於糧食不繼。後來實行屯田，爲久遠之計，而不久武侯就死了。第三、蜀國君臣不能一一依照他的政治路線去奮鬥，也是他失敗的大原因；即

羽失了荊州，使他兩路出兵計劃(即隆中對策所謂「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以出秦川」)受到絕大的打擊；而劉備的筮吳

，不但精銳喪失殆盡，更使他的「外結好孫權」的外交政策受到不可挽救的損失。劉備死了之後，雖然蜀吳再和，然而與國根本不會助蜀伐魏。我相信

這個人事問題是武侯說不出的痛苦。

一般人難免以成敗論人。武侯出師無功，陳壽批評說：「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這種論調，也許從武侯不用魏延出子午谷直搗長安之計而來，但是，假使武侯用魏之策，又誰能擔保必勝？我們反觀赤壁之戰，征南之戰，能說武侯短於將略奇謀麼？武侯的北伐無功，如上文所述，是勢不可爲，而不是武侯沒有辦法。

武侯在政治方面，總裁指出是「以經濟寬」，「以循名責實糾正浮華浪漫的風俗」，這也是確當之論。

蜀記：益州承劉璋閉關之後，士大夫多挾其財勢，凌侮小民，亮一切裁之以法，巨室不便所爲，多怨讎者。法正諫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黎民懷其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治新國，未垂惠撫；且容主未習，宜稍稍寬假，以安反側之心。願緩刑弛禁，以慰民望。」亮答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高祖因之，所以弘濟。今劉璋閉關，自其父焉以來，文法彌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令不行。蜀士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濫；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弊實緣於此。今吾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法，爲政之要，於斯著矣。」

這一段記載，是武侯以經濟寬的理論。他把蜀國的政治弄上軌道就全賴乎此。至於武侯「循名責實」的精神，我們可以試舉數事：馬謖是當時的一位名士，武侯初出祁山，請他做參謀長（參軍），並且兩個人最合得來，「每宴見談論，自晝達夜」，但是馬謖違節制而失街亭，武侯將驍下獄而死，

武侯自臨祭，十萬之衆，無不掩泣！武侯自己也絕不推卸責任，他上表請自貶說：「街亭之失，咎皆在臣，春秋責帥，臣職是當。」又，李嚴是當時蜀臣，武侯再出祁山時，令嚴在漢中做總司令部辦事處主任（署府事），辦兵站。李嚴因天雨，恐糧不繼，竟假傳聖旨，命武侯退師；師還，欲將責任推給部下，要斬督運吏；他又報告後主說：「退兵是勝敵深入。武侯是何等精細的人，他「出其前後手本，本末違錯」，予以免官削爵，徙臨邛郡的處分。又如他的出師表，把宮中府中的權限，分割清楚，那一類的專應該責成那一些人辦理，絲毫不含糊。還類的例子不勝枚舉。他的每一道命令與賞撤，事無大小，必定權責分明，確實做好。

武侯的遺德和修養，也值得我們取法。他是具有忠、仁、慎、謙、勤、廉、公七種美德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是忠。第三次出祁山，克復郡陰平，別人恭賀武侯，武侯說：「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豺狼之吻，一人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媿！」這是仁。他不用魏延計，出子午谷以搗長安，他的出師表說：「先帝知臣謹慎……這是慎。他「與羣下教說：「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遠覆」即陳述反對意見或批評），難相損矣……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若此，即亮可少過矣。」這是謙。他「親校簿籍」，「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這是勤。他嘗自表於後主：「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帑，外有贏財」，及薨，如其所言。這是廉。上述下屬讚於獄的事，這是公。

武侯的修養著重一個「靜」字。他的「誠子書」說：「夫學欲靜也，才欲學也，非靜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這是說：能靜才能學，有學才有才。這個靜的工夫，也即孔門「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的工夫。一個人必須靜得下來，才神智清明，日制萬幾。武侯生平根本的成功在此。

武侯讀書，「觀其大略」，拿現在的話說：就是把提要點，而不咬文嚼字。

武侯的頭腦非常細密，能創造發明，亦即陳壽所謂「有巧思」。他能造木牛流馬，能擺八陣圖，能作連弩，作斧，作部，作匕首等，並能親校簿籍。武侯死後，漢兵既退，司馬懿入其故壘，案行周視，歎息曰：「天下奇才也！」可以想見武侯治軍是怎樣秩序井然。

總之：武侯這個人，表面上「羽扇綸巾」，飄然有道家風度，但他決不如三國演義所描寫幾乎是一位天個。他是一個腳踏實地，確實實實去做的人。他的一生事業，都是他的精力所貫注而成。他的成就是三分天下，他的失敗是北伐事業。後人敬愛他，所以對於他的北伐未成功，無不惋惜。「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杜甫的這兩句詩使千載下讀之，猶爲歎息不止。（完）

啓事

郵資加價，本刊寄費照章增加一倍。故自四十三期起本刊郵費亦須加倍徵收，不足者當在訂閱費內扣算。

范仲淹與宋學之關係

劉子健

讀我在「中國之命運」第六章，「社會與學」之「風氣之改造問題」一節內，特別提出范仲淹。認為「唐宋五代，割據紛爭，達二百餘年，趙宋雖收藩鎮的兵權，開統一的局面，然而思想則歸於佛老，文學則限於排偶，科舉則局於死疏，政事則操於胥吏，經濟則土地兼併，軍事則內重外輕，以至對外患侵凌，內亂頻發。范仲淹首倡四論，以糾正頹廢的思想，繼上十事之奏，與學校以養經濟之才，改科舉以取經濟之士。當時，文學則歐陽修蘇軾之流，經學則胡瑗孫復之輩，人才輩出，蔚成風氣。」

對於仲淹，可謂推崇備至，而吾人細讀歷史，從政治與學術兩方面，觀察仲淹，尤足以見仲淹之偉大。仲淹之政治改革運動，上承寇準，下啓王安石，其聲光氣燄雖宏，而為時甚暫，迨安石之新法受挫，亦不能不謂為失敗也。惟學術方面則不然，宋學為中國哲學史上最精彩之一頁，明清兩代之哲學，皆不能脫離其範圍，而宋學之發揚光大，實自仲淹始之，難言其詳，姑述概略。

之與大學論孟，合為四書，安知二程之重視中庸，非直接得之橫渠。間接得之仲淹耶？仲淹為秀才時，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橫渠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志則猶仲淹之志也。仲淹一生，從事改革運動；而橫渠亦有志改革運動，試三代之法於其鄉。仲淹「性內剛外和」，橫渠亦「氣質剛毅」。橫渠之德為仲淹門人，確為仲淹得意弟子，蓋可無疑義矣。

象山之學，主「先立乎其大」。生平不滿伊川，而極推崇明道，嘗謂「小程子之言，若傷我者」，惟於明道，則無間然，察其遺語，亦幾於入明道之室矣。晦翁號稱集宋學之大成，而受張程兩家之影響為多。故朱陸出於張程，張程導源於仲淹，非張程無以樹宋學之中堅，非仲淹無以開宋學之先路。以下，先論張子與仲淹之關係。

張載，字子厚，鳳翔郿縣橫渠人。少孤志氣不羣，喜談兵，因與鄉人焦贛遊。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取洮西之地。上書謂仲淹，仲淹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手中庸一編，授之。遂豁然志於道，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之志。著西銘正義等書若干卷。

世多以橫渠之學，出於二程，蓋沿呂與叔橫渠行狀，「見二程，盡棄其學而學焉」一語之誤。當時伊川見此語，極不謂然，嘗曰：「表叔生平議論，謂願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願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撥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伊川此言，非謬之語，與叔不特厚誣橫渠，且厚誣二程，前人罕辨之者。惟宋元學案南軒學案序錄有曰：「南軒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軒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北溪諸子，必欲謂南軒從晦翁轉手，是猶謂橫渠之學於程氏者，欲尊其師而厚誣之，斯之謂矣。」謝山如此巨眼，亦足自橫渠之誣，而自鄙意觀之，則張程互相誣實，程之得於張者必多，考二程遺書，熙寧十年，橫渠過洛，與二程晤談，橫渠嘗其失於太快，時二程

數，程即程頤程顥，朱即朱熹，陸即陸九淵，此說與「濂洛關閩」之舊說不同。曾之學者，以朱熹為正統，陸九淵為異端，二程受學於周敦頤，故抑陸而尊濂溪為開山祖師，皆門戶主奴之見也。實則濂溪出於陳搏，造詣雖深，光焰不大，二程受學於濂溪，而所得未必由於濂溪，全關山謂「二程子終身不若推濂溪，並未得與焉郡之列」，濂溪誠入聖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嘗傳其學，必欲濂溪而合之，良

全謝山宋元學案，列橫渠為仲淹門人，而於「物高平學案」序論論之曰：「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為有功。」紀載簡略，吾人不克知橫渠之所得於仲淹者奚若？然中庸一書，向諱小戴禮記，自漢以來，不見重於世，仲淹獨能識其為儒家哲學之精蘊，取授橫渠，則仲淹平日之愛於是書，可以想見。厥後二程表章中庸，朱子以

年下世矣。橫渠之書，絕少稱道二程，二程之愛橫渠，則推崇備至，函札中常自稱小子，且謂「西銘之言，極純無雜」，「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尹和靖自言見伊川後，半年，方知大學西銘看，二程之重視西銘，勝於重視遺書，大程子之「識仁篇」，只教人識西銘，此中消息，當可推知一二。然

之與大學論孟，合為四書，安知二程之重視中庸，非直接得之橫渠。間接得之仲淹耶？仲淹為秀才時，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嘗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橫渠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其志則猶仲淹之志也。仲淹一生，從事改革運動；而橫渠亦有志改革運動，試三代之法於其鄉。仲淹「性內剛外和」，橫渠亦「氣質剛毅」。橫渠之德為仲淹門人，確為仲淹得意弟子，蓋可無疑義矣。

世多以橫渠之學，出於二程，蓋沿呂與叔橫渠行狀，「見二程，盡棄其學而學焉」一語之誤。當時伊川見此語，極不謂然，嘗曰：「表叔生平議論，謂願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願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撥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伊川此言，非謬之語，與叔不特厚誣橫渠，且厚誣二程，前人罕辨之者。惟宋元學案南軒學案序錄有曰：「南軒似明道，晦翁似伊川，向使南軒得永其年，所造更不知如何也。北溪諸子，必欲謂南軒從晦翁轉手，是猶謂橫渠之學於程氏者，欲尊其師而厚誣之，斯之謂矣。」謝山如此巨眼，亦足自橫渠之誣，而自鄙意觀之，則張程互相誣實，程之得於張者必多，考二程遺書，熙寧十年，橫渠過洛，與二程晤談，橫渠嘗其失於太快，時二程

年下世矣。橫渠之書，絕少稱道二程，二程之愛橫渠，則推崇備至，函札中常自稱小子，且謂「西銘之言，極純無雜」，「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尹和靖自言見伊川後，半年，方知大學西銘看，二程之重視西銘，勝於重視遺書，大程子之「識仁篇」，只教人識西銘，此中消息，當可推知一二。然

張居正評傳

蔣星德

張居正是怎樣一個人？

有人根本不知道他，有人聽到過張居正的名字，而不曉得他是怎樣一個人；有人知道他是一個大政治家，可是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政治家，以及他何以成爲大政治家？

張居正是明代的一位大政治家，關於他的爲人

，我現在很簡單的介紹如下：

(一) 他出生於明代嘉靖年間，初仕於明代隆慶年間，柄政於明代萬曆年間，隆慶是穆宗的年號，他會做過穆宗的老師，教過穆宗的書。

(二) 他出生的時候，離明朝開國已逾一百五十年，恰逢世宗繼嗣廢皇帝，做了四十五年的元首，而一味相信神道，不理朝政。所以這時朝廷外表上尚能維持它的統治力，實際政治已腐敗不堪。最後世宗本人因服方士丹藥而死，自食其迷信神道之果，可是這留下一個腐朽的政治傳統，却需要一位大政治家出來支持刷新。

(三) 從來歷史上約大政治家，都出於亂世。或當羣雄並起時，輔佐草澤英雄作開國的鉅業，或當國家傾危之時，扶助末代皇帝作艱苦忠勇的奮鬥。張居正却不然，他的時代，國家大致可說駸駸無事，然而他不做太平富貴宰相，而敢作敢爲。

(四) 他柄政的時代，上面是兩位婦人一位小孫的帝室，下面是被饑饉和苛政壓迫瀕瀕望解救的人民，並肩的都是那無能無力的同僚百官。他這個宰相，大權獨攬，天下自任，其威權遠過歷史上任何平時或亂時的宰相。

(五) 他在世時，因爲會受穆宗臨終的付託，所以太后和皇帝都極信任他；因爲他廉潔方正，所以同僚都畏懼他。他生前的功業勛名，盛極一時，可是到他身後，因爲百官的譴責，天子的懷恨，竟遭到抄家削官，逼死遺孀的慘禍。生而身後這種強烈的對照，也是旁的政治家所沒有的。

(六) 他爲人有才幹，又有忠誠。因爲他有才幹，所以他能治天下如烹小鮮，這樣一個大版圖，這樣多的人民，這樣繁的政務，這樣困難推諉的政治風氣，他能有條不紊，按步就班，革新改進，使國富民殷，治績大著。又因爲他有忠誠，他明知位高者勢重，政專則禍伏，主少國疑，羣小側目，隨時都有跌倒的危險，然而他有事業心，他愛國愛民，明知冒險犧牲，而仍不自惜。這種「忠於謀國，拙於謀身」的精神，最值得我們佩服。

張居正柄政十四年，沒有政治上的起伏，始終安居其位，這固然是帝室信任之專，也是他本人事無心重勇於負責使然。到最後，他積勞致疾，終於死在宰相任上。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一句話，他可說是做到了。

張居正的青年時代

張居正，字叔大，號太岳，湖北江陵人，生於明嘉靖四年。居正從小就聰慧過人，二歲能說話，記憶力極強。一天，乳母抱他到書房中去，有人教他書本上王曰二字，過了好多天，他仍能唸出來，因此大家驚奇他，喚他爲神童。

即橫渠之學，全由仲淹授中庸之啓示而來，決非從二程轉手，可無疑也。

以下，再論大程與仲淹之關係。

程頤，字伯淳，父珦。爲大中大夫，歷歷間，起爲南安通守，與濂溪遊，時濂溪方爲南安軍司理參軍，因使二程受學焉。大程遂厭科舉，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者。全謝山謂「程雖弱齡從學，然其得道經於不傳之旨，則所自得者多」，因疑程子未嘗濂溪之學。余意程子之學，固非濂溪所能與，而「少時師之」，又確係事實，則不能不謂其發端於濂溪也。濂溪之學，一部份出於陳搏，亦屬仲淹之講友，宋元學案卷三「高平學案」，列講友三人，一曰安定，二曰泰山，三則濂溪，而卷十一「濂溪學案」，亦列仲淹爲講友。考濂溪與仲淹遊，在仲淹知潤州之時，時胡安定亦同在，講貫之益必多，大程子師濂溪，是亦間接受仲淹之影響也。以下，更論小程子與濂溪之關係。

程頤，字正叔，少與大程子同受業濂溪，年十八，上書闕下，以王道爲心，遊太學，胡安定先生授，試諸生以「顏子所好何學論」，得其文，大驚，授以學職，爲之延譽，卒成其學。安定少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學，後以經術教授吳中，仲淹受而敬之，聘爲蘇州教授。景祐初，仲淹薦之於朝，以白衣對崇正殿，後又教授太學，四方之士歸之，至庠序不能容，其教立經義治事二篇，世多稱之。而小程之徵禮安定亦備至，於濂溪往往字之曰茂叔，於安定則必稱先生，則小程之得於安定者必多，安定之得於濂溪於太學，又仲淹扶掖之功。然則小程之學

這箇天才兒童，也確能不負人家的贊許。他十二歲便中了秀才，十三歲到省城去考舉人，居然又考取了。那時有一位巡撫顧璘，看他年紀太小，便把他考取的名字給勾去了，因此他又變成未取。顧璘爲什麼要讓他取呢？原來他十分愛惜居正的才學，心想年紀這樣小，就考取了舉人，一定會顯赫起來，說不定就此誤了他的一生，因此有心要折磨他的銳氣，使他受些磨練以擔當將來的大事。顧璘這一番苦心，張居正非常瞭解，並且以後常常念到他的好處。

這樣一來，張居正便晚了三年中舉，他在十六歲時，再度赴試，就考取了舉人。

中了舉人之後，張居正讀書的興趣，忽然換了方向。他求知的欲望增加，讀書的範圍擴大，據張居正自己說：「吾書童稚登科，冒竊盛名，妄謂屈宋班馬，了不異人，區區一第，唾手可得，乃棄其本業，而馳驚古典，比及三年，新功未完，舊業已蕪。」張居正「棄其本業，馳驚古典」的結果，使他在二十歲考進士時，這在科舉取士時代，自然是一個打擊，然而就真正學問上說，這時期對於張居正德業的進修，收穫甚多。然而在科舉時代，以四書五經爲讀書的範圍，以八股爲試士的方法，任何才智之士，非經過科學不能入仕，於是張居正不得不仍舊回到他的制藝舊業，寫作構思，殫精畢力地來準備考試了。這樣，他終於在二十二歲時，中了進士。

以上是他讀書和考試的經過，下面再敘述他此後的政治生活。

他中進士之後，分發翰林院爲庶吉士。這是一

主要的研究資料是國家的文物典章，在張居正一生中，這時期是他的預備時期。他在翰林院中，得以窺見國家的事故案件，得以廣交天下的英才，而一時師友，影響居正最大的，當推該時的翰林院學士徐階。

從嘉靖二十六年到三十年，前後七年中，張居正都在翰林院內由庶吉士升爲編修。這時候，正是嘉靖政治腐化的年頭，世宗信奉神道，終年不視朝，無爲爲首輔，賄賂公行，倭寇入犯，生靈塗炭。內外情勢，沒有一件不使張居正感到憂念。於是他在嘉靖廿八年時，上陳時政疏，有「今之事勢，血氣壅閉之病一，瘰癧瘰癧之病五，失今不治，後雖藥之，恐不易爲力」等語。無如在上者是個糊塗皇帝，不求振作，張居正這番愛國愛民的話，只算得白話了。他覺得人微言輕，懷才不遇，不免消極起來，死得就在京裏沒有意思，因此在嘉靖三十三年中，便請假回里休息了。

張居正想一回，去，在家整整住了六年，鑿空山居，種竹養鶴，煮茶讀書，完全過着隱士的生活。可是一個有才能的人，能够就此埋沒嗎？國家在等待着他出來扶持，許多專業在等待着他們，他是不能長此隱晦的。到了嘉靖三十九年，張居正便回到北京，繼續他的政治生活了。

張居正的政治生活

張居正在嘉靖三十九年回到北京，他的政治地位便慢慢高起來。他先做右春坊右中允，管閣子監司案事。嘉靖四十一年，徐階爲相，薦張居正充承

天次副總裁。世宗賞識他的才學，乃於嘉靖四十二年任他爲太子師傅。這太子即後來的穆宗。不

謂其學源於仲淹，奚爲而不可哉？

晦翁似伊川，象山似明道，前人已有言之者，而晦翁之學，變宗橫渠，更非伊川所能限。朱陸上繼張程，張程源仲淹，宋學之發揚光大，非仲淹不及此。明道象山一線之傳，至明而有王守仁，至清而有黃宗羲，伊川晦翁一線之傳，至明末清初而有顧炎武呂留良；橫渠之學在南宋，除晦翁而外，兼影響永嘉諸子，至明末清初而有王夫之之崛起；吾國學術之輝煌璀璨，皆仲淹倡導之功也。

黃震曰：「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洛與矣。故本朝理學，雖自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語。」全祖望曰：「宋世學術之盛，安定蔡山爲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爲然。」又曰：「晦翁推原學術，安定蔡山而外，高平范觀公其一也。」宋學此始於三先生，已成定論，而當時之獎掖維護三先生，皆仲淹也。仲淹之學之遠詣深淺，非本文所欲論，略論其開創風氣之功如此。至仲淹在政治方面之成就，則總裁在「中國之命運」中，已指陳大概，而陶希聖先生所著「中國政治思想史」，言之亦詳，可資參考，不具贅。

(完)

久世宗逝世，穆宗即位，升張居正爲禮部侍郎，隆慶元年四月，升任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居然朝廷中的重臣了。此時距張居正離家來京，不過六年工夫，升遷如此迅速，真可說是春風得意，一帆風順了。

張居正當權朝廷的大臣，便發展他的政治

國曆正滿蒙宗室著名的「陳夢壽」……(一) 聖之上。而令爾輩萬里之外。其毒極內發。就爲……(二) 又安。……(三) 而慮周。……(四) 化。……(五) 明一代所罕觀也。

「當時主上以冲齡踐阼，舉天下大政，一一委公，公亦慮上恩過，直以身任之，思欲一切修明祖宗之法，而綜覈名實，信賞必罰，雖怨不避，毀譽利害不恤，中外用是凜凜。蓋無不奉法之吏，而朝廷亦無格鬪而不行之法。……」

「是張居正成大事立大功，也並非容易，是經過一番奮鬥，並且也幾費苦心的。當時主少副疑，他擇善固執，諸事獨行，不負有專擅之嫌。加以他銳意刷新政治，不免與因循苟且的舊僚們發生正面衝突，或引起名士派的反感。所以在位數年，彈章無數，在世時因其功高威重，得帝信任，所以沒有周折。一到他去世，立刻便被人誣告，而受到抄家奪爵的處分了。然而與典型猶存，功績俱在，身後禍事，又何足損這位大政治家的名呢？」

「太師(張居正)處性淡泊，遇事有執持，外莊而內平，無所矯飾。事求當理，不拘文素俗。自登仕版，伉儷守高，不植黨與。……」

「張居正的人格，做一個大政治家，必定有一種大政治家的風度。所謂政治家的風度，也就是他偉大人格的所在。張居正死於明萬曆十年六月，享年五十八歲。……」

「張居正的人格，做一個大政治家，必定有一種大政治家的風度。所謂政治家的風度，也就是他偉大人格的所在。張居正死於明萬曆十年六月，享年五十八歲。……」

「張居正的人格，做一個大政治家，必定有一種大政治家的風度。所謂政治家的風度，也就是他偉大人格的所在。張居正死於明萬曆十年六月，享年五十八歲。……」

「張居正的人格，做一個大政治家，必定有一種大政治家的風度。所謂政治家的風度，也就是他偉大人格的所在。張居正死於明萬曆十年六月，享年五十八歲。……」

曾國藩之言行

張鳴階

我們談起前清中興名臣，必說到曾（國藩）。

胡（林翼）、左（宗棠）、李（鴻章）。而曾氏身總戎機，轉戰十餘年，卒平洪楊之役，且一時名將多半出其門下，即胡、李、左三人，亦為彼所薦引，故其功業，實出三人之上。然論曾氏之才，不其上智，曾氏之門，並非世家，又生當文恬武嬉，清室中衰之時，何以能赤手空拳，毫無憑藉，而成此偉業？此其中蓋必有由。當曾氏卒於兩江總督任內之後，江蘇巡撫何璟曾上了一本奏章，其中有云：「恒灼見其立功之偉，奮本於進德之勤。」這兩句話可以說是一發中的。蓋曾氏一生，好學不倦，小心謹慎，堅苦奮發，其自勵向上的精誠，實足使後人聞風興起。語云：「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故曾氏的功業，實其德之餘緒，後人如果只數其事功，而忘其所以，那可謂不識廬山真面目矣。今述其言行，略分三日：曰為學；曰立己；曰功業。

一、為學

為學不僅讀書，而要以讀書為主。曾氏讀書之旨，約分四端如左：

甲、立志 為學之道，首貴立志，志是心之所向，心有所向而後知所從事。孔子說「志學」，孟子說「持志」，成聖成賢，莫不由此。故曾氏之「立志箴」說：「燈燈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荷道以躬，與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勿諼！」真與此言同旨。曾氏又說：「君子之立

志也，有一尺胞物與一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所生，不愧為天地之完人。故其為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為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為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夷狄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惟願書則可變化氣質，欲求變之法，總須先立堅卓之志，……古稱『金丹換骨』，余謂『立志』即金丹也。」

乙、窮理 當前清乾、嘉之際，考據之學興，鉤研古訓，辨析名物，往往刺取經典之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玩物喪志，沿流忘返，別立職志，名為「漢學」，鄙棄義理之學，以為空疏而不足獨尊，於是學問與人生脫節，幾不知讀書所為何事。當時風氣一開，天下景從。而曾氏獨卓然不移，方其初入翰林時，即與倭良器等講明程朱之學，精研義理，克己省身，毅然天下為己任，嘗言：「既為讀書人，則必從事於大學，大學之綱領有三，明德、新民，止於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能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稱得識字之收豬奴耳！豈得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乎！」然曾氏之學，一面窮究義理，一面亦精通訓詁，嘗言：「吾觀漢、魏文人，有二端最不可及，一曰訓詁精確，二曰聲調鏗鏘，說文訓詁之學，自中唐以後，人多不講，宋以後說經，尤不明故訓。」蓋曾氏欲藉此二者，以為表達達論之具，固與世之即以此為學問者不同。其為學之純正如此，其一志之德業，亦植

使聞，會同乃可決爾，吾安能知？或乘間問其事，後當如何，即灑然大怒曰：此非乃所當問。於是隨子重足一息，毋敢出聲，每過庭，非有所問，輒麻久伺立，不敢出一語而退。匪區報，即除一命丞，無足論。其於國家事，又惟謹不以言者，太師為國家之心，與其翻諸子之意，深遠矣。」張居正平居公私分明，絲毫不苟，私生活異常嚴肅，這種大政治家家的風度，尤其值得天下後世推許效法的。

基於此。

丙、專精 讀書又要注意專精二字。惟用力專勤，則日在月過，可以致「博」；惟究心義理，則探本窮源，可以返「約」。為學之道，不外「博約」二端，孔門之「博文約禮」，孟氏之「博學詳說」，實為開示讀書之門徑，而專精之功，則徹始徹終，不可或缺。故曾氏於此，尤再三致意。嘗言：「讀書不二，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翻西閱，都是徇外為人。予以為欲讀經、史，但當研究義理，則一而不紛，故經則專守一經，史則專熟一代，讀經史則專主義理，此皆守約之道，確乎不可易者也。」此言專精之義，最為扼要。或疑如此則讀書過少，未免太陋。其實曾氏此言，係側重專尚博學者而發，以為不如是，則必致泛濫無歸，一無所得，故又言：「用功譬如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予所謂『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至於為學之初，則用力固當專精，而又要敏疾，曾氏嘗採朱子「為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慢火溫」之言，以勸其兒輩。此亦可見其尚專精而不廢

博學之旨矣。

丁、有恆 有恆則百事成，無恆則百事俱廢。故孔子說：「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會氏嘗言：「人生惟有恆，是第一美德。凡人作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蠶山，看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會氏自立課程甚多，於「茶餘偶談」，讀史十頁，記日記楷本三者，則皆終身以之，誓不間斷。又言：「余在軍中亦不廢學問，讀書寫字，未嘗間斷。」試思以戎馬倥傯，出生入死之人，而能堅定如此，較之凡夫，偶遇一二小事，即便心意撓擾，手足忙亂，失其故常者，何可以道里數計，彼能有成，誠無足怪。惟人於讀書，所以無恆，往往由於不感興趣，胸中索然，便至改觀，故會氏說：「須有情韻趣味，養得生機盎然，乃可歷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則不能真有恆也。」

二、立己

爲學是「致知」之事，立己是「力行」之事，知之則必行之，而後學非虛學，行非盲行。會氏晚年會立日課四條，一曰慎獨則心安；二曰主敬則身強；三曰求仁則人悅；四曰習勞則神敏。此點總彙在「中國之命運」中亦曾述及，立己之遺盡於此矣，即分述如左：

甲、慎獨 慎獨是誠意最切要的工夫。一意之起，或誠或僞，人所不知，己所獨知，故謂之「獨」。段玉裁說：「慎字今訓謹，古訓誠」，故先儒或訓「慎獨」，即是「誠善」。蓋既知善之爲善，惡之爲惡，則必實心實力，爲善去惡，而後此心快然自足。如果外貌雖爲善去惡，而此方寸獨知之地

，尚有一毫不懂不實之處，便是「自欺」。君子修身，惟不肯「自欺」，日積月累，誠中形外，而感其爲君子，小人惟懼於「自欺」，涓涓不塞，終至肆無忌憚而流爲小人。會氏一生戒慎恐懼，反身克治，可謂於慎獨工夫甚密。

乙、主敬 「敬」是收攝身心之工夫，此心卓然公平，無有一些私意，便是敬，此身之威儀動作，無有一些失禮，便是敬，故以「敬」收攝其心，則中正仁義之體立，以「敬」收攝其身，則恭、從、明、禮之用行。內外一於敬，動靜一於敬，則百善從，百邪息，故敬爲入德之門，亦是成始成終之道。孔門教人，不外乎此，故說：「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而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窮理、居敬二者，而窮理亦必以敬爲主。敬之反爲肆，肆則情僥生，會氏說：「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念字致敗，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念字致敗」，可見敬與不敬，實爲一人成敗之所由分。會氏教則身強之言曰：「敬之一字，孔門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則千言萬語，不離此旨。門而專靜統一，外而整齊嚴肅，敬之工夫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氣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驗也。吾謂敬之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莊敬日強，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徵應。雖有衰年病體，一遇壇廟祭獻之時，戰陣危急之際，亦不覺神之爲悚，氣爲之振，斯是知敬能使人身強矣。若人無兼養，事無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則身體之強健，又何疑乎？」

丙、求仁 孟子說：「仁，人之心也。」仁乃心中所具之理，心則兼理，氣而言，何以但指仁爲

人心？蓋謂能存此理，則爲人心，不能存此理，則爲獸心，人獸之分，不在形體之殊，而在心之能明理與否。故會氏說：「凡仁心之發，必一鼓作氣，盡吾力之所能爲，稍有轉念，則疑心生，私心亦生。疑心生則計較多而出禍吝矣，私心生則好惡偏而輕重乖矣。」此言行仁之方，甚爲親切。

丁、習勞 生而爲人，便應勤勞，以天道明之，天地間之萬物，無一刻不在「生生不息」之中，故說：「天行健，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鸞飛魚躍，活潑潑地。」人既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氣以成形，則「終日乾乾」便是順其性命，玩愒愒日，便是絕其生機。故以一身言之，勞其筋骨，則體格日強，困心衡慮，則智慧日出，專心習業，則技藝日精，偷惰者反是；至於一家之興敗，社會之盛衰，國運之隆替，無不與其習俗之勤惰，息息相關。而會氏一生，亦以勤勞自律。嘗言：「余於凡事皆用困勉行工夫」，「吾服官多年，亦常在耐勞忍氣上做工夫也。」會氏對習勞之篤實頗多，即此數語，亦足見其效法。蓋我國之所以積弱，即因人民凡事偷懶，不肯多下苦功也。

三、功業

乾隆一朝，是清室由盛而衰之轉捩點，自後如江河日下，腐敗益甚，於咸豐初年會氏會上一奏說：「臣觀今日京官辦事通病有二：一曰退縮，一曰瑣屑。外官辦事通病有二：一曰敷衍，一曰濫用。習俗相沿，但求苟安無過，不肯振作有爲。」據此則當時之政治可知。洪楊於道光末年崛起於廣西之金田村，數年之間，下湘、鄂，揚帆蔽江，順流而下，定都金陵，一路如入無人之境，據此則當時之武備可

知。會氏乃於其時奮而前，練湘勇，與水師，進駐皖、徽，以備長江中流，轉戰十餘年，卒定大局。其間軍事之反覆，人事之摩擦，艱難困苦，誠非局外人所能想像。會氏嘗嘆息曰：「軍事愈難，愈難，有非一言所能盡也。大抵世之亂也，必由於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然而會氏猶有成功，其平時之所曾所學，固為其立業之基，而其知人善任之識，堅忍不拔之精力，亦為克敵致勝之主因。爰分兩項述之：

甲、知人善任 古來成大功立大業者，莫不由於「任賢使能」，所謂「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實是不易之理。會氏之成功，大半由於用人之得當。因會氏在軍中時，即已留心人物，其後出鎮我事，尤勤於訪察，爾其用人又能一秉至公，故人亦自然樂為之用。本來天下不思無人才，所慮在有才而不識之，所以自己先要有識人才之本領。會氏為學以義理為歸，又加飽歷世變，宜其如「明鏡在握，物無遁形」了。他能識人才，都由於此。試再舉一例，他說：「楊廣南之不足恃，余於其平日之說話

一日行一善

福建軍運會近通過推行「一日一善」運動，凡生活行動，個人處世，以不損於善其身，必須以服務社會為宗旨。這種運動是極有意義的。蓋民以惠，使民以義，正是改造社會風氣的關鍵點。是非善惡在我們的社會中，現在實在是很複雜得太厲害了，這風氣倘不改變，社會秩序就無法整頓，民族前途也就不會光明起來。一個新興的國家，應當是善惡分明，是非有別的。嚴定善惡標準，一日行一善，自然是起碼的辦法。但是我們不妨登高自卑，只要行一善，就獲一德，便獲一福，大家知善、向善、樂善，就能使社會自從善的好風尚！

而知；渠談話善無條理，凡說話不中事理，不担斤兩者，其下必不願從。說文「君」字「后」字從「口」，曾在上位者出口號令，足以服衆也。」至會氏之觀察人才，錄用人才，作育人才之方，多足為後人取法，茲錄數條如下：「大抵觀人之遺，以樸實廉介為質，有其質而更傳以他長，斯為可貴。無其質，則長處亦不足恃。甘受和，白受采，古人所謂「無本不立」或在此。」「大抵人才約有兩種：一種官氣較多，一種鄉氣較多。官氣多者好講資格，好問樣子，辦事無驚世駭俗之象，言語無此妨礙之弊，其失也奄奄無氣，凡遇一舉，但憑書牘家之口說，憑文書寫出，不能身到心到口到眼到，尤不能苦下身段，去事上體察一番。鄉氣多者每遇才能，出新樣，行事則知己不知人，語言則顯前不顧後，其失也一事未成，物議先騰。兩者之失，厥皆惟均。人非大賢，亦難難出此兩失之外。吾欲以「勞苦忍辱」四字教人，兼且戒官氣，而姑用鄉氣之人，必取遇事體察，身到心到口到眼到者。趙廣漢好用新進少年，劉宴好用士人理財，竊願師之。」

乙、堅忍不拔 會氏治軍有定識有定力。往往於極危萬分論難離之時，能堅持成算，不為所搖。觀其不移「郡門之師」，不撤「安慶、金陵之圍」三事觀之，真有「撼山易，撼岳家軍難」之氣概。當咸豐十年，會氏新任兩江總督，進駐郡門，這時皖省南北，十室九空，人烟稀少，軍糧乏絕，運夫難雇，自金陵至徽州八百餘里，無處無敵，無日無戰，又值徽州初陷，休寧郡門，大為震動，或勸其移營他所，會氏說：「吾初次進兵，遇險即退，後事何可言，吾去此一步，無死地也！」當敵重環

攻，會氏則手畫遺囑，懷懸佩刀。從容布置，不改常度，死守兼旬，終能却敵。此後克奏膚功，均由郡門一役不怯，有以塞敵胆而作士氣之故。會氏於軍言消亂之時，堅不為動，以圖攻金陵，屬之其弟國奎，以浙事屬之左宗棠，以蘇事屬之李鴻章，於是東南逐漸肅清，金陵亦卒於同治三年攻克。洪、楊起事，前後十五年，至此遂告結束。按會氏所以能堅忍卓絕如是者，其要有二端：一曰忘生死，嘗言：「余自咸豐三年冬以來，久已以身許國，願死戰場，不願歸下，本其素志，近年在軍辦事，盡心竭力，毫無愧怍，死即瞑目，毫無悔憾」；二曰審軍略，其要則曰主堅靜。其言曰：「進兵須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牽制。非特進兵為然，即尋常出隊開仗，亦不可受人牽制。應戰時，雖他營不願，而我營亦必接戰；不應戰時，雖他營催促，我亦且持重不進。若彼此皆率出隊，視用兵為賭博，則不復能出奇制勝矣。堅守已得之地，多撤游擊之師。凡軍行太速，氣太銳，其中必有不整不齊之處，惟有一「靜」字可以勝之，不出隊，不吶喊，槍礮不能命中者，不行亂放一發。」

會氏之言行，已略如上述，綜觀其一生成德立業，皆從「困知勉行，戰兢惕厲」中得來。至其遇拂逆之境，堅持「悔」「硬」二字訣，以期挽回，「非」則不吝改過，「是」則倔強到底。此種精神，最足激厲後人。而其立身平實，持之有恆者，厥惟二端，一曰不說謊，二曰不學起，尤足為好高騖遠者之戒。會氏說：「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剛惡柔惡，各有所偏，溺焉既深，動輒發見，須自己體察所溺之病，終身在此處克治。」此言最切要，我們如其崇拜會長，當從自己身上下手！（完）

戰時美國見聞錄

志 虞

本刊華盛頓特約通訊

燈火管制之夜

二月尾柏林廣播電台宣佈一段驚人的消息：「德國空軍，可能轟炸華盛頓和紐約城。」美京人士，對於此種別有企圖的誇大宣傳，均不予置信。可是，久已不演習的燈火管制，在這不先不後的二月尾，曾經演習的演習兩次。

去，那麼，每四人有輛汽車的美國人，汽車將會在郊外公路上，排成一條長蛇陣，公路上遭遇轟炸和秩序紊亂的死亡，比較在屋子裏聽天由命是格外可怕的。

，那知道外面漆黑的屋子裏，會有成千累萬的人們，在電炬之下，依舊擠來擠去呢？有一次防空演習，我正凍結在一家百貨商店裏，女店員迅速的用一塊布蓋着陳列在櫃子上比較珍貴的物品，只有冰塊淋和汽水的櫃檯前，擠滿了是人，燈亮的女店員，戴上注目的尖帽子，露出笑容，手忙腳亂的和顧客們做生意。

第一次演習，在二月二十三日舉行，約在下午七時，警報聲悠長的在四處響起了。警報發出後，馬路上和能透光室外的電燈，完全熄滅，電車和汽車立時停在路邊，行人蜂擁的向指定的避難室走去，避難室處處都是，不隔幾家，便有一小方塊黑牌，上面用黃色寫一個個目的S，下面有一行小字：「內有避難室」。所謂避難室，僅是間屋子而已。防空當局對於市民的安全，採取「強迫凍結政策」。警報一響，每戶人家和馬路上行人，都凍結在原來來的地方，或者距離你最近的一間屋子裏，禁止走動。至於這避難室是否使你滿意，是否使你認為安全，那都不管。因為炸彈落到甚麼地方，祇有天曉得。

再說這次演習，在警報聲向鳴鳴響的時候，公共汽車停下了，我隨同車的許多人，走下汽車，樹燈已完全熄滅，一個S就在眼前，抬頭朝屋頂一望，約莫有十層，門口立着一個防護員（是住戶自由選出的），招待我們魚貫而入，因建築的高大，所以避難室設在三樓，我們沿着指路牌走進去，裏面已經擠滿了人，除我們這幾位不速之客外，大都是原來的住客。避難室設在房屋中間的一長條走廊上，這是合乎規定的，郵政局和電車公共汽車的廣告欄上，遍貼着防空須知的四大要項：一、鎮靜，二、熄燈，三、入避難室，四、離開窗口。這走廊是合乎「離開窗口」的規定，意思是避免炸彈破片由窗口飛入的傷害。這裏因為窗上蒙有黑紙，所以電燈沒有關熄，大家背靠着走廊的兩邊站着，嬉笑談天，一個頑皮的孩子，從人叢裏跑出來，猛然看見了我，他驚奇地呼道：「這是個中國人。」我別

當局採取此種防空方法，確實是依據環境，第一，這裏無法建築天然的安全防空洞，由紐約到華盛頓，我們從火車窗口向外一望，一片平野，不見一座小山，所以避難室祇設在屋子裏。第二，警報後假如尚有自由行動的時間，一般人勢必到野外

最饒趣味的，是百貨商店和十分鐘店。（美國遍地都是這種十分鐘店。）那裏面整天是人頭擁擠，一切貨物，大都是陳列在舉手可取的貨台上，警報一響，大家凍結起來了，這裏面假如電燈一熄，秩序是無法維持的。所以這些商店的朝外門窗，都蒙上一層黑紙，警報後，裏面電炬，依然通明，可是，電燈被門窗上的黑紙蒙着了，天上的敵機

兩邊一望，真的，這裏面祇有我一個中國人。物以稀為貴，大家眼光集中的射來，倒有一點窘了。我輕輕用手拍着小孩子的肩膀說：「是的，你真聰明啊，你知道中國人和美國人，現在都被日本人欺負嗎？」一個老婦人用手指着掛在壁上的地圖說：「你看，太平洋兩岸佔有世界主要地位的中美兩大國家，都被強暴的日本攻擊，我真老眼昏花了，海洋中

去，那麼，每四人有輛汽車的美國人，汽車將會在郊外公路上，排成一條長蛇陣，公路上遭遇轟炸和秩序紊亂的死亡，比較在屋子裏聽天由命是格外可怕的。

可是，平心而論，華盛頓和紐約一帶的避難室，其安全性確有天壤之別。將來果然不幸轟炸，希望我那時正走過紐約恩派亞國家大廈（一百零二層樓）的門首，搭乘世界上行駛最速的電梯，到三十層樓，佔上一席之地，確是再保險沒有的了。因為地

不能洞穿七十二層樓，那真幸運呵！假如不幸，我正經過一家矮屋的門首，上面僅僅薄薄的兩層，那

「一顆小島的日本，我看上去倒像一粒花生米呀！耶！耶！耶！」

有些人談起蔣夫人的消息，這是華盛頓最近每

個人談話的新聞，蔣夫人在國會中曾作幾次全美的演說，接着我國駐美大使魏道明博士，在華府露漢大飯店，邀請了二千四百餘位名流，（包括國會上下兩院及白宮全體）歡迎蔣夫人，這兩次空前熱烈的盛舉，會轟動華盛頓全城。那頑皮小孩說：「我在報上看見蔣夫人和羅斯福總統合照的照片，蔣夫人和總統一樣的可愛呀！」立在階角邊一位少婦婉惜的說：「蔣夫人在華府，怎麼不幾天就去紐約了，多少人希望她能再來，有機會和她握一握手呵。」

那老婦人對於美國租借問題，很關心的談論了片刻，最後她說：「我知道多年抗戰的中國，是艱苦窮困的，美國對中國的援助不足，真是令我不勝驚奇！」

解除警報的汽笛拉長着嗓子在響了，走出門來，街燈已恢復通明，四頭望望大廈，牆腳上一方石上刻着「本屋建於一八六五年」。呵！這屋子已經將近七十歲了，古稀之齡，經得起炸彈的猛烈轟擊嗎？生命是懸掛在懸崖無窮的機會上呀，我不禁深深羨慕站在軍用防空洞裏的朋友們。

租借與援華

那老婦人談到的援華問題，使我想起美國的租借法案，這裏試作個扼要的敘述，許多瑣屑的事情，想爲一般讀者所注意。

根據一九四一年三月美國國會通過的「租借法案」，大總統有權在指定的經費內，得以借貸、出

租、售賣、或其他各種方式，對於與美國國防有關的國家，供給其所需的國防物資，其清償方法，大總統得自由決定其方式。

該法案公佈即時施行後，迨美國正式參戰，其租借範圍，已由十餘國（包括中國）擴大到四十四國了。至去年十二月十一日止，美國對外租借的實際支出，計達美金七十四萬九千九百萬元之鉅。依據上述租借法案施行的概要情形，我們稍加檢討，不難看出，該法案授與大總統自由運用的大權，幾乎沒有限制。因爲除了「軸心國家外，世界任何國家，都可以解釋「與美國國防有關」。對於這有關的國家，應如何視其需要的緩急，及關係的輕重，以定租借的數量，又是漫無準繩的。

羅斯福總統怎樣運用這偉大的權力呢？這是極富興趣而爲一般人所注目的問題。迨一九四二年，美國與各同盟國訂立「租借協定」，中國與美國於六月二日訂立「租借協定」。這所謂規定基本原則與條件的協定，除了規定美國與其他同盟國家，有相互供給國防物品、情報、勞務，以及其他瑣屑的規定外，一般人仍看不出內容有甚麼特殊精彩，這關係世界戰局勝負的偉大權力的運用，仍舊沒有一個比較確定的準繩。

細讀一遍羅斯福去年十二月十一日提出的所謂「租借事項第七次向國會報告書」，在這報告的裏面，倒把租借的實況，畫出了一個輪廓，這裏面最值得注意的是各國租借的百分比，他明白告訴我們，美國計得百分之四十，蘇聯計得百分之廿一，近東遠東及其他各國，計得百分之卅九。

假若我們不嫌瑣瑣的分析一下，那麼，佔有世界豐富資源，國力雄厚的英國，除英國本土獲得百分之四十的鉅額外，其他分佈在近東遠東各處的英國勢力範圍及屬國，如印度、埃及、伊朗、伊拉克、澳洲、紐西蘭等地，所得的鉅大的租借數額，實際上亦等於英國之所得；蘇聯獲得百分之廿一，而支持亞洲最大戰場；經濟最窮，抗戰最久的中國，其所得者乃微乎其微，其百分比，雖遠覺前項報告書而不可得，但美國一般人士，無不深信其爲數之微，幾使人難於置信。此種不平之同情，曾公開表現於美國朝野人士之言論中。

吾人若推原究底，此種情勢之形成，乃基於美國一般人士，過去重視歐洲敵人希特勒武力的強大，而輕視日軍實力發展的结果。故一般人對於日軍偷襲珍珠港的恥辱，雖痛恨刺骨，但是在戰略上，仍認爲採取「擒賊先擒王」，首先擊敗希特勒乃爲上策。至於播蕩日軍，乃認爲輕而易舉之事。此種見解，即在上述援華不力的事實上，已露骨表現出來。

關於此點，中國在美發言人，近來頗有些正確而動人的呼聲，和堅強而有力的表示，使美國人士及輿論，對於遠東戰局的了解和認識，逐漸的深刻化。其效果，已屆開花結實時期，這裏且敘述幾件比較重要的事，藉窺一斑。

全美權威的紐約時報，二月三日在首頁顯著地位，登載世界記者協會廿五週年紀念會在紐約開會的空前盛況，來賓計七百餘位國際名流，包括整個聯合國國家的駐美使節，除中英各國大使，均發表廣播演說外，美海軍大將諾克斯亦有廣播。最饒趣味者，英國海軍大將，遠東的立本倫敦，也爲這次盛會廣播一段演說辭，由大會電台即時轉播全美，足

（下接第十六頁）

讀報雜誌

伊六月廿七日

三民主義何以可

做戰後世界的

指導原則

第一、我國固有政治思想，向

不以國家爲範圍，而認「國」以上

有更廣泛之「天下」存在，單言「

治國」不足，必須連至「天下平

」。我們的理想政治是「平章百姓

，協和萬邦」(尙書堯典)，是「

大道之行，天下爲公」(禮記禮運篇)，所以孫中

山先生解釋政治爲「衆人之事」(見其民權主義第

二講)，此與西方歷代的政治觀殊不相侔。西方所

謂政治學，嚴格言之實爲「市府學」或「國家學」

，大異乎我們心目中的「天下學」或「衆人之事學

」。雖高氣魄宏大似有以「天下」爲對象之概，然

不知它還是市鎮中心的放射政策，以自我血族爲團

結，而對內以法律爲伴，對外以軍事爲擴張，正

如古希臘之內蓄奴隸，外號商業，以及近代歐洲之

殖民與軍艦，始終取同一公式：這就所謂帝國主義

，而不是天下主義。我先賢的政治觀，雖非「無國

家」，却是「超國家」，理想在爲全人類謀幸福，

非專爲某一區域或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既不作向外

之侵略野心，因此無種族岐視的偏見，亦無所專於

向內之擴張政策，因乘無階級觀念的積存。鬥爭意

識沒忘，祥和氣象濃郁，所以我們稱做「和平」，

稱做「平」天下。

第二、我們的天下主義政治，其實現之畫不以

「力」而以得。所謂「會天下」，莫非王土」的「

王」，與「王道焉」，「王道正直」(尙書洪範

之「王」相等，皆屬倫理的名詞，是政治道德上

的第一條目。君王之王與王道之王完全一致。君王

之王是名，王道之是分。所以中國歷有數千年的君

王制度，而不以帝國主義之「帝」自居。這就是我

們所謂「王制」之分野。王是以德服人，顯是以力

服人。我們既視天下爲一家，只有教育程度及分工

之等差，絕無階級種族國城之鴻溝。在享用上當實

施平均分配之社會政策，裁窮彙強，抑制兼併，保

持一般大衆在較平等組織及條件之下進行其生計的

發展，維繫民生於水平線狀態，不使產生出大地主

與貧民，因而絕不顯成階級之社會革命。一而在文

化上，取有教無類的方針，以先覺覺後覺，常使低

級文化者如坐春風，如浴化日，而潛移默化於較高

級文化之民族中，且探君師合一狀態，以教育治爲

要，絕不取硬性的統制或高壓政策，自然用不着有

龐大的軍隊和警察了。這是倫理化的政治，不是什

麼君權神授以至民權的「權」的政治。政治學者常

分政治觀爲「權利階級」與「權力階級」兩說，我

們向探前說，不慕後說。日本人譯「天」爲「權利

」，就是「力」的看法；其實此字原應作「正」，

即孔子所謂「政者正也」底「正」。易傳說「正一

己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政治要以正德爲

本，以公正的態度待己與人，所謂「爲政以德」(

論語爲政篇)，這是中國政治思想之又一特徵。

大同底理想，全文具載禮記禮運篇，它的第

句便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第二句是「選

賢與能，講信修睦」，這是中國政治思想底總綱。

上文所提出的兩點，其實就是大同篇的第一第二兩

句，綜合言之，可稱「平天下」主義的政治。而此

「平」字包含着政治(統一的)上的平和，法律上

的不等，與經濟上的平均。中山先生所發明的三民

主義，實本之吾先聖平天下主義之平和(民族)。

平等(民權)，與平均(民生)三大原則，所以三

民主義亦歸宿於大同。三民主義不但可以建設中國

，也可以建設世界。如果我們有一個世界新秩序

，它必定是個三民主義的世界秩序，只有它纔能確

保世界和平，纔能創立爲人類幸福的世界文化。

納粹的看家本領

德國的看家本領是水上潛艇和陸上的堡壘。

潛艇本身的效能、航程、裝備和機動性都有增

進。它的構造，非常堅強，可以潛水至六百呎的深

處，爲普通的深水炸彈所不能及。新式的高效率的

內燃機，取消了笨重的發動機和蓄電池，因此可以

增加速率，並騰出空間來多帶魚雷，更小的雷管將

魚雷的製造標準化，使合於飛機魚雷和潛艇的應

用。可以縮短的甲板砲，在一出水時便可開火，其

威力不減於一發野戰砲。

新式的潛艇不再作單獨或小組的出擊，而常常

是以一打一打以上的編隊出擊。潛艇戰的創始者頓

尼茲上將最近被升爲德國海軍的元帥。

納粹對「東方兵工廠」的建設也在熱狂地進行

。他們在沃斯特蘭和烏克蘭用了他們全部的組織力

，把中西歐的農民送過去八十餘萬。蘇聯佔領區

中五十歲以下婦女，五分之四被迫擔任艱苦的體力

勞動。十二歲以上的兒童，有時還更小一些，一

都須全日工作。由此可以看到道特爾計劃中的一

歐洲堡壘，西面從挪威的北角直到西班牙的邊境

，都有一條三重的堡壘線保護着，目前同樣的防線

更沿着法意的地中海海岸伸展到希臘；東面在德國國

境，有一條三重的堡壘線保護着，目前同樣的防線

更沿着法意的地中海海岸伸展到希臘；東面在德國國

境，有一條三重的堡壘線保護着，目前同樣的防線

更沿着法意的地中海海岸伸展到希臘；東面在德國國

為中周寫作獎金第二次徵文啟事

一年容易，又是暑假，本社為鼓勵青年寫作，爰照去年之例，續辦中周寫作獎金徵文。茲將辦法錄後：

一、應徵者不以學生為限，俾使一般讀者皆有參加機會。

二、徵文題目：○大學生須將本期及下期附載之測驗題六十條完全答足。中學生及一般讀者最低限度須答四十條。但有×符號之題，必須全答。此項答案，須在八月十五日以前逕寄重慶總社。○應徵者須於九月一日前寄繳「暑期生活踏實」一篇，長約四千字至七千字。並詳註年齡、籍貫、性別、職業或肄業學校及家庭狀況等。

三、本社特組一審查委員會，就來件中擇優錄取一百五十名，各給以三百元以下之獎金。此項獎金，由本社籌募之。收支狀況當在本刊公佈，以昭大信。

四、投稿日期：十月十日。

附：徵文測驗題

- 一、中條山、太行山、大別山、桐柏山的區域是那幾縣？
- 二、唐宋元明清五代各有若干年？
- 三、你以為一個中學程度的青年應該讀覽五六本中國古書（如孟子等）麼？
- 四、何以中國的民族主義就是國貨主義？
- 五、中國最可靠的同盟國家是那一個？

六、中國國民黨的沿革如何？

七、改正下列各句中之錯誤：甲、老有所養，壯有所學，幼有所樂，兄弟姊妹廢疾者皆有所醫。（禮運）乙、牀前燈火光，疑是地上霜，拾頭望燕子，低頭思海洋。（李太白）丙、且夫水之積也不深，則負大舟也不能。覆杯水於階沿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沉，水淺而杯大也。（莊子）

八、何謂民生史觀？

九、略述「正氣歌」中「為嚴將軍頭」一為願常山舌」的故事。

十、此次鄂西大捷之主要因素為何？

十一、蔣總裁為何勉勵全國政工人員以兩復為楷模？

十二、三國時代魏蜀吳的國都在今什麼地方？

十三、班季雷利亞、西西里、所羅門島各在何處？

十四、試舉我國現任駐外大使之姓名。

十五、你以為讀中央周刊有什麼好處？中周內容方面應注意些什麼？

十六、中國國慶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的要點為何？

十七、中英中美新約所撤廢的有那幾種特權？吾人對於中美新約和中蘇關係所感遺憾者是那幾點？

十八、蔣總裁指示：什麼是建國的基本工作？青年要立志做幾五等人？

十九、下列各人親任何職：（一）趙素昂，（二）史迪威，（三）寇丁，（四）吳鐵城，（五）李維諾夫，（六）周至柔，（七）斯退丁紐斯，（八）陳納德，（九）張道藩，（十）歐爾利。

二十、寫出你以為青年必讀的十部書。

廿一、第三國際為何解散？

廿二、實業計劃何以列出印刷工業一部門？其內容如何？

廿三、第三國際解散後，你以為中國共產黨應該怎樣做才好？

廿四、中國山脈河流系統為歐。

廿五、王陽明提倡什麼學說？孫繼璋怎樣批評它？

廿六、以適當文字填入下列各×：甲、生活的，在××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在××宇宙間的生命。（總裁）乙、無×××者國恆亡。（孟子）丙、天下有大勇者五，而××不與焉。一曰心×而險，二曰行×而×，三曰××而辯，四曰××而×，五曰順×而×。（孔子）

廿七、青年要立志做××，不可立志做××。（總理）

廿八、中華民族是多數民族融合而成的，其融和的動力與方法是什麼？

廿九、蔣夫人在加拿大國會說日寇每年從我們的熱區掠奪若干物資？

（下期續完）

(自第十三頁接來)

見一般人對於此次會議之重視。而據最新聞，乃以「魏大使請即時在亞洲展開攻勢」為大宇標題，次行是：「以日軍正謀穩固所得地位，作進一步之突擊」為警語。佔有一大塊篇幅的記載，幾乎十分之六，是魏大使演說原文，其內容大要，以歐洲戰局與亞洲戰局作一個比較的說明，揭開日軍企圖作遠距離可怕之突擊的陰謀，以證明亞洲敵人較歐洲敵人尤為可怕。擊破此種陰謀，祇有立時展開攻勢。

我國軍事代表團團長熊式輝將軍，奉命回國報告之消息發表後，各報對於他返國的原因，揣測不一，有謂報告後即將返美者，有謂熊團長之返國係不滿美方之援助，遂拂袖而去者……這許多的猜測，雖經熊團長向記者表示：「如有必要，當再來美」以後，仍不能得一解決。

蔣夫人於熊團長離美之翌日，由紐約乘華府，羅斯福總統夫婦，均親至車站迎迓。不久，蔣夫人在國會及紐約麥迪遜花園，向全美作廣播演說，以流利而婉和的語調，詳詳致謝美國。當那末在麥迪遜花園演說，我和同居的幾個人，圍在收音機邊，聽完廣播後，房東太太露出率直的神態對我說：「蔣夫人的謝意，祇有使我們的心，更感受一種慚愧的打擊而已。」

美國過去以百分之九十的力量，集中運用在歐洲戰場上，一般人現在顯然的感覺得有點「誤入歧途」。

羅斯福總統最近幾次的宣示：「美國準備努力改善對華的運輸，以求援華的物資，暢通無阻。」華盛頓郵報最近記載一段美國國會的新聞，大意說：「國會議員，對於如何增進援華問題，極為注意，有主張應與援英援蘇並重者；有主張確定援華物資的數量者；有主張修正「租借法案」，以對外援助總數十分之一援華者，其意見頗為紛雜。」

就目前的趨向以展望未來，美國對外租借的援華部份，已有逐漸增大的趨勢，此種轉變，我們也不必過於樂觀。租借法案於本年六月底滿期，美海軍部長諾克斯氏，於二月九日在國會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公開表示：「租借法案，本人認為於期滿後應繼續有效，但美國為防止日本未來的侵略行為，應即時和關係國談判，在太平洋海上各島的軍事根據地，應由美國控制，美國正可以租借計劃，為取得他國同意的武器。」在一九四〇年九月間，美國以五十艘驅逐艦援英，向英國交換大西洋八處海軍根據地，現在國會已公開談到，這些根據地，關係美國的安全，美國當以租借援助，為交換條件，要求與英國簽訂九十九年的租借協定。

請讀者注意

- (一) 訂刊時請勿寄現鈔。
- (二) 暑期改址定戶，請預先告知，改至某期止。
- (三) 歡迎試閱，寄郵票一元即寄奉本報一冊。

此種個人見解，雖未必成為事實，但已引起一般人對於戰後美國安全問題的研究興趣，這與上述租借協定中，美國與其他同盟國，有相互供給國防物品、情報、勞務之原則，並不相悖。立國於錯綜複雜的國際環境中，國運的前途，是建築在自強不息的基礎上的。

(完)

中央風周刊 零售每份一元二角
 (國風暫出半月刊)

類別	訂閱辦法	半年單價	全年單價
中央	單訂一份	十六元	三十八元
國風	集訂四份以上	九元	十七元
國風	單訂一份	七元	十三元
國風	集訂二十份以上	二十四元	四十四元
中周	中周國風各一份	二十二元	四十二元
國風	聯集五份以上	二十一元	四十元
國風	聯集十五份以上	二十元	三十八元
國風	聯集四十份以上	二十元	三十八元

★ 外加郵費半年二元六角，全年五元二角，集訂者同。

- 一、報紙本(米色報紙)中周每冊一元二角，全年五十八元；國風每冊一元二角，全年二十六元，半年不定，聯集無折扣。
 - 二、優待中周舊訂戶，註明訂單號碼加訂國風(土報紙本)半年七元，全年十三元。
 - 三、集訂以大包寄遞為原則，訂時請指定收件人。
 - 四、訂費請寄匯票，向總社訂閱者，並請指定重慶觀音岩郵局兌付。匯兌不通處可以郵票代替，惟以每枚一元以上者為限。
- 總社：重慶中一路四十九號
 分社及航空版發行處：
 桂林環湖東路十四號本社分社
 江西贛縣西扶廟十六號本社分社
 昆明青雲街一六九號本社分社
 長沙又一村十四號大中出版社
 永安中正路一〇〇號建國出版社